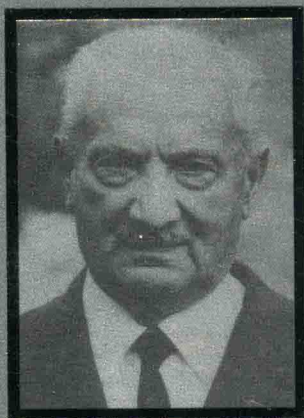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什么叫思想？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什么叫思想？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什么叫思想? / (德)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4997-6

I. ①海… II. ①海… ②孙… III. ①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61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海德格尔文集

什么叫思想?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4997-6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85.00 元

Martin Heidegger

Was heißt Denken?

2., unveränderte Aufl.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1961

Gesamtausgabe Band 8,

Herausgegeben von Paola-Ludovika Coriando,

Bei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2

本书根据德国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 1961 年单行本第二版以及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2002 年全集版第 8 卷译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了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

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献给我太太六十岁生日

目 录

单行本前言	1
-------	---

第一部分

1951 - 1952 年冬季学期讲座及过渡

第一讲	5
第二讲	19
第三讲	30
第四讲	40
第五讲	55
第六讲	65
第七讲	76
第八讲	88
第九讲	99
第十讲	111

第二部分

1952 年夏季学期讲座及过渡

第一讲	129
第二讲	140

第三讲·····	152
第四讲·····	165
第五讲·····	181
第六讲·····	194
第七讲·····	206
第八讲·····	221
第九讲·····	237
第十讲·····	251
第十一讲·····	266

附录

1951 - 1952 年冬季学期讲座第九讲迄今未发表部分 ·····	291
1952 年夏季学期讲座未做的最后一讲(第十二讲) ·····	294
编者后记·····	312
译后记·····	318

单行本前言

本书端出我在弗莱堡大学做的两个讲座的未改动文本，这两个讲座均为一课时，课名相同，分别做于 1951 - 1952 年冬季学期和 1952 年夏季学期。

各个讲座课的文本，我们用罗马数字加以标识。

各堂课之间有隔周的休息，有时甚至还有更长的休息，这就有必要通过重复前一堂课的内容把听众带回到讲座的进程之中。课时之间的过渡是单独印的。^① 读者可以按它们固有的秩序来阅读它们，但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各课之间的过渡和转化来阅读。

^① 编者按：全集版出版时，课时之间的过渡被置于每个课时的开头，因为它们都是在每堂课开头做的。

第一部分

1951 - 1952 年
冬季学期讲座及过渡

第一讲

5

当我们亲自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个叫^①思想的东西。而为了让这样一种尝试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准备去学习思想。

一旦我们让自己投身于这种学习，我们也就已经承认了：我们还不能够思想。

然而，人却被叫作能思想的东西——而且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人是理性的生物。而理性，即 *ratio*，是在思想中展开自身的。作为理性的生物，只要人愿意，他是必定能思想的。可是，也许人意愿思想，其实却不能思想。说到底，在这种思想意愿中，人意求太多，因而所能太少。就人具有思想的可能性而言，人是能思想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尚未保证我们能够思想。因为，我们只能够做我们喜欢之事。^② 但我们真正喜欢的，又只是那种东西，它自己反过来也喜欢我们本身，而且是就我们的本质而喜欢我们；作为把我们守持在本质中的东西，它由于把自身允诺给我们的本

① 德语中的“叫”(*heißen*)类似于汉语的“叫”，有“召唤、叫”(如“我叫你来”)与“意指、意味”(如“这意味着什么?”)双重意义。本书书名 *Was heißt Denken?* 中的 *heißen* 即有此双重含义，故我们把书名译为《什么叫思想?》。——译注

② 注意此处“能够”(*vermögen*)与“喜欢”(*mög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质而喜欢我们。真正说来,守持意味着:看护、在牧场上放牧。^①但是,只有当我们自己从我们自身出发把那个守持者保-持^②下来,这时,把我们守持在我们的本质中的那个东西才能守持我们。当我们不让那个守持者逃离记忆时,我们就把它保-持了。记忆乃是思想之聚集。把思想聚集到何处呢?到那个守持我们的东西上面,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受到思虑,而之所以受到思虑,是因为它^③始终是有待思虑者。这个受到思虑的东西,就是随一种思念^④被赠送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被赠送出来,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唯当我们喜欢那个本身就作为有待思虑者而存在的东西时,我们才能够思想。

为了能够思想,我们必须学习思想。什么是学习呢?当人使他的有为和无为与那个总是在本质方面被允诺给他的东西相吻合时,人就在学习。我们通过关注那个使思想有所思虑的东西来学习思想。

例如,我们的语言把朋友的本质内涵称为友好。相应地,现在我们把这个本身就具有有待思虑者称为可思虑者。^⑤一切可思虑者给

① 此句中的“守持”(halten)与“看护”(hüten)两词之间有词根联系。——译注

② 此处“保-持”(be-halten)词根为“守持”(halten)。——译注

③ 此处“它”被大写为 Es。——译注

④ 此处“思念”(Andenken,或译为“追忆”),词根也是“思/思想”(denken)。——译注

⑤ 此句中“有待思虑者”原文为 das zu-Bedenkende,“可思虑者”原文为 das Bedenkliche,均与动词“思虑”(bedenken)相关。这两个词在字形上类似于前句中的“朋友”(Freund)与“友好”(das Freundliche)。——译注

予我们思想^①。但无论何时,只有当可思虑者从自身而来已经是有待思虑者时,可思虑者才给出这份礼物。从现在起,我们把那个自始并且先于一切地,因而总是有待思虑者称为:最可思虑者。什么是最可思虑者呢?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它如何显示自身呢?

这个最可思虑者就是我们尚未思想;尽管世界状况不断地变得更可思虑,我们仍然尚未思想。诚然,这个过程似乎更多地要求人们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而不是在各种协商谈判和国际会议上空话连篇,不是囿于单纯地提出什么应当存在以及它必须怎样被做出来之类的观念。所以,缺少的是行动而决不是思想。

不过——多少世纪以来直到现在,也许人们早已经是行动过多而思想过少。而在今天,到处都更加显露出对哲学的热烈而持久的兴趣,几乎人人都想知道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时候,如何能断言我们尚未思想呢?哲学家就是“这些”思想家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思想原本就是在哲学中发生的。

没有人会否认,今天人们对哲学是有某种兴趣的。不过,就人们对“兴趣”的理解而言,今天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是人们不感兴趣的么?

兴-趣的意思是:处于事物当中,在事物之间,置身于某个事物的中心并且寓于这个事物。^② 可是,对当今的兴趣来说重要的只是有趣的东西(das Interessante)。这个有趣的东西让人见异思

① 此处“给予我们思想”(uns zu denken gibt)中的“思想”是动词 denken。或也可译为“给予我们去思想”(不合汉语表达习惯,但可理解)。——译注

② 海德格尔在此把“兴趣”(Interesse)一词写作 Inter-esse,其中前缀 Inter-有“进入”、“在……之中”等义,esse 则可解为拉丁文的“存在”。——译注

迁,过一会儿就对它满不在乎了,并用另一个有趣的东西来取而代之,而后者与它所取代的前一个有趣的东西一样,也很少与人相干。今天人们常常以为,发现某物是有趣的,就是对它表示了莫大的尊敬。实际上,人们在做这种断定时,早已把这个有趣的东西抛入漠然无殊和索然乏味的境地中了。

人们对哲学表现出某种兴趣,这依然丝毫没有证明人们已准备思想。的确,到处都有人在严肃认真地研究哲学和哲学问题。学者们在为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消耗着他们值得称道的博学。这是一些有用的、值得做的工作,只有最优秀的人物才配做这种工作,尤其是在他们把最伟大之思想典范呈现给我们的时候。然而,即便我们花费多年的心血,对伟大思想家们的论文和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事实仍不能保证我们自身正在思想,或者哪怕只是准备去学习思想。相反:这种哲学研究甚至可能最顽固地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即:我们在思想,因为我们确实不停地在“做哲学”^①呀。

尽管如此,断言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这仍然令人诧异,也显得狂妄。因此,我们必须证明这一断言。而更加可取的办法则是首先对这一断言做一番解释。因为情形可能是,一旦这个断言所说的东西得到了充分的澄清,则寻找证明的要求就将失效。这一断言说:

^① 此处“做哲学”原文为动词 *philosophieren*,或可译为“哲思、哲学思考”。——译注